



李碧华

生死桥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李碧华  
作品

# 生死桥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桥/李碧华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33-1173-1

I. ①生…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7169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3-1836

本书经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 生死桥

李碧华 著

责任编辑 汪欣 林妮娜 侯晓琼

特邀编辑 陈莹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mailto: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50千字

版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173-1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 录

民国十四年·冬·北平	1
民国廿一年·夏·北平	39
民国廿二年·春·上海	139
民国廿二年·夏·北平	187
民国廿二年·夏·上海	201
民国廿二年·冬·杭州	301
民国廿三年·春·上海	307
民国廿四年·秋·北平	317

民国十四年·冬·北平





“鬼来了！鬼来了！”

看热闹的人声轰轰炸炸，只巴望一个目标。

小孩们惊心动魄地等。忘了把嘴巴阖上，呵呵地漏出一团白气。神神魂魂都凝住。

只见左面跳出一只黑鬼，右面跳出一只白鬼，在焚焚的诵经声中，扑动挥舞。黑鬼和白鬼的身后，便是戴着兽面具的喇嘛，他们的职分是“打鬼”，又曰“跳步扎”，鬼是不祥物，要是追逐哄打驱赶出门，保了一年平安。黄教乐器吹打，锣鼓喧嚣带出了持钵念咒的大喇嘛，不问情由不动声色的一张黄脸，一身黄锦衣，主持大局。

远远近近的老百姓，都全神观戏，直至黑白二鬼跳得足了，便脱除鬼服，用两个灰面造的人像作替身，拿刀砍掉，才算完了“打鬼”日。明天还有，唤作“转寺”日。这便是正月廿九至二月初一的雍和宫庙会盛事了。

丹丹才第一次看“打鬼”，两颗眼珠子如浓墨顿点，舍不得眨眨。眼看黑白二鬼又绕到寺的另一方，马上自人丛中鼠窜出去。

叔叔背着人，一转身，才瞥到丹丹那特长的辫子尾巴一颺。

丹丹以为抄小路绕圈子，可以截到鬼迹，谁知跨进第一重门户，转过殿堂，一切混声渐渐地被封住了似的，闷闷地不再闹响。

十岁的丹丹，知道走错路，她也不害怕，只是刹时间无措了。

待要回头觅路，抬头见着踞坐的弥勒佛，像满面堆笑欢迎远方来客。它身畔还有四大天王：一个持鞭，一个拿伞，一个戏蛇，一个怀抱琵琶，非常威武。

丹丹记得此行雍和宫，原是为了她黄哥哥来的。心中一紧，又念到他们那天的杂耍，表演“上刀山”。平地竖起一根粗木杆，两边拉有长绳，杆顶绑着桌子。念到软梯、横梁、明晃晃向上的刀口，光着脚踩上刀口的黄哥哥、攀到杆顶、爬上桌子、拿顶——他摔下来了，地面上炸开一个血烟火……

原来无端到了这万福阁，楼高三层，大佛的头便一直地伸展，到三层楼上去。据说它身長七丈五，地下还埋着二丈四，总计九丈九。

丹丹费了力气，只觉自己矮巴溜丢的，仰头看不尽。她是不明白，这大佛有没有灵，不知可否叫她黄哥哥再如常走一两步——她不要他抛起水流星，腾身跳起，翻个筋斗落地扬手一接。她也不要他跟她来个对头小顶……

只要他平平常常地走一两步，从那个门迈进这个门。

叔叔背了他来庙里求神，他念着有鬼了，只要迎祥驱祟，大概会好起来。所以在喇嘛手挥彩棒法器，沿途撒散白粉的时候，叔叔就像大伙一样，伸手去撮拾，小心放进口袋中，回去冲给身子残废了的病人喝。

黄哥哥是瘫子了。要说得不中听，是全身都不能再动了。就为了“上刀山”摔下硬地来。

“请大佛保佑我黄哥哥！”丹丹磕了三下头，“如果你灵了我再来拜你。你要是不灵，莫说你有三层楼高，我也不怕，我攀得上，给你脸抹黑锅！我们后天回乡下去了，你得快点把身边的鬼给打跑。”

“噢——”



香烟萦绕的殿上传来答应。丹丹猛地四下一看，什么都没有。一定是大佛的答应。她倒没想过，突如其来，恐惧袭上了心头。

她要回到人群中，告诉叔叔去。

一团黑影自她脚下掠过。

丹丹一怔，是啥？

丹丹虽小，可不是养尊处优的小囡儿。自天津到北平，随了黄叔叔一家，风来乱，雨来散，跑江湖讨生活。逢年过节的庙会，摆了摊子，听叔叔来顿开场白：“初到贵宝地，应当到中府拜望三老四少，达官贵人。只惜人生地生，请多多谅解。现借贵宝地卖点艺，求个便饭，有钱的帮钱场，没钱的帮人场，咱小姑娘先露一手吧……”她是这样给拉扯长大过来。

丹丹壮了壮胆子，追逐那团黑影去。

出了阴暗的佛殿，才踏足台阶，豁然只见那黑黝黝的东西，不过是头猫。

便与陌生小姑娘特投缘地在“咪——噢——”地招引。

丹丹见天色还亮，竟又忘了看“打鬼”，追逐猫去了。许她不知道那是头极品的猫呢。全身漆黑，半丝杂毛也没有，要是混了一点其他颜色，身价陡然低了。它的眼睛是铜褐色的，大而明亮。在接近黄昏的光景，不自己地发出黄昏的色彩，被它一睐，人沐在夕照里。

她走近它，轻轻抚摸一把，它就靠过来了。这样好的一头猫，好似乏人怜爱。

正逗弄猫，听后进有闷闷呼吸声。

丹丹抱起猫儿，看看里头是谁？

有个大男孩，在这么的初春时分，只穿一件薄袄，束了布腰带，绑了绑腿，自个儿在院子中练功。踢腿、飞腿、旋子、扫堂腿、乌

龙绞柱……全是腿功，练正反两种，正的很顺溜，反的不容易走好。

练乌龙绞柱，脑袋瓜在地上顶着转圆圈，正正反反，时间长了，只怕会磨破。

怪的是这男孩，十一二岁光景，冷冷地练，狠狠地练。一双大眼睛像鹰。一身像鹰。末了还来招老鹰展翅，耗了好久好久。

“喂，”丹丹喊，“你累不？”

男孩忽听有人招呼，顺声瞧过去，一个小姑娘，土红碎花儿胖棉袄，胖棉裤，穿的是绊带红布鞋，纳得顶结实，着地无声地来了。最奇怪的是辫子长，辫梢直长到屁股眼，尾巴似的散开，又为一束红绳给缚住。深深浅浅明明暗暗的红孩儿。

男孩不大搭理——多半因为害羞。身手是硬的，但短发却是软的。男孩依旧耗着，老鹰展翅，左脚满脚抓地，左腿徐徐弯曲成半蹲，右腿别放于左膝盖以上部分，双手剑指伸张，一动不动。

丹丹怎服气？拧了。马上心存报复，放猫下地，不甘示弱，来一招够呛的。

小脸满是挑衅，拾来两块石头，朝男孩下颔一抬，便说：

“瞧我的！”

姑娘上场了。

先来一下朝天蹬，右腿蹬至耳朵处，置了一块石头，然后缓缓下腰，额上再置一块。整个人，双腿掰成一直线，身体控成一横线，也耗了好久。

男孩看傻了眼，像个二愣子。

一男一女，便如此地耗着。彼此谁也不肯先鸣金收兵。

连黑猫也侧头定神，不知所措。

谁知忽来了个猴面人。

“天快黑了，还在耗呀？”

一瞥，不对呀，多了个伴儿，还是个女娃儿，身手挺俊的。

看不利落，干脆把面具摘下，露出原形，是个头刮得光光的大男孩，一双小猴儿眼珠儿精溜乱转。见势色不对，无人理睬，遂一手一颗石弹子打将出去，耗着的两人腿一麻，马上萎顿下来。

“什么玩意？怀玉，她是谁？”

唐怀玉摇摇头。

“你叫什么名字？”

“你呢，你叫什么名字？”丹丹反问。

“我是宋志高，他叫唐怀玉。”

“宋什么高？切糕？”

宋志高趿拉着一双破布鞋，曳跟儿都踩扁了，傻傻笑起来。

“对，我人高志不高，就是志在吃切糕。切糕，唔，不错呀。”

马上饿了。卖切糕的都推一部切糕车子，案子四周镶着铜板，擦得光光，可以照得见人。案子中央就是一大块切糕，用黄米面做的，下面是一层黄豌豆，上面放小枣、青丝、桂花、各式各样的小甜点。然后由大锅来蒸，蒸好后扣在案子上，用刀一块一块地切下来，蘸白糖，用竹签揣着吃，又黏又软又甜……

“噯，切糕没有，这倒有。”忙把两串冰糖葫芦出示。

“一串红果，一串海棠。你……你要什么？”

正说着，忽念本来是拿来给怀玉的，一见了小姑娘，就忘了兄弟？手僵在二人中央。

志高惟有把红果的递与丹丹，把海棠的又往怀玉手里送，自己倒似无所谓地怅怅落空。

怀玉道：“多少钱？”

志高不可一世：“不要钱，捡来的。”

“捡？偷！你别又让人家逮住，打你个狗吃屎。我不要。”

当着小姑娘，怎么抹下脸来？志高打个哈哈：“怎么就连拉青屎的事儿都抖出来啦。吓？你要不要，不要还我。”

怀玉抢先咬一口，黏的糖又香又脆，个儿大，一口吃不掉，肉软味酸。冰糖碎裂了，海棠上余了横横竖竖正正斜斜纹。怀玉又把那串冰糖葫芦送到志高嘴边：“吃吃吃！”

“喂，吃呀。”志高记得还不知道丹丹是谁，忙问：“你叫什么名字？”

“牡丹。”

“什么牡丹？”

“什么‘什么’牡丹？”

“是红牡丹、绿牡丹？还是白牡丹、黑牡丹？”

“不告诉你。”丹丹一边吃冰糖葫芦一边摆弄着长辫子，等他再问。

“说吧？”

“不告诉你。”丹丹存心作弄这小猴儿。虽然口中吃着的是人家的东西，不过她爱理不理，眼珠故意骨溜转，想：再问，也不说。

“说吧？”怀玉一直没开腔，原来他一直都没跟她来过三言两语呢。这下一问，丹丹竟不再扭捏了，马上回话。

“我不知道。我没爹没娘。不过叔叔姓黄，哥哥姓黄，我没姓。他们管我叫丹丹。”

怀玉点点头：“我姓唐。”

“他早说过啦。”用辫梢指点志高。

“喂，你辫子怎的这样长？”志高问。

“不告诉你。”

“咱关个东儿吧怀玉。喂，一定是她皮，她叔叔揪辫子打她屁股，越揪越长。我说的准赢。”

丹丹生气了，脸蛋涨红，凶巴巴地瞪着志高，说不出话来，什么打屁股？

志高发觉丹丹左下眼睑睫毛间有个小小的痣。

“噯？”志高留神一看，“你还有一个小黑点，我帮你吹掉它！”

还没撮嘴一吹，怀玉旁观者清，朗朗便道：“是个痣。”

“眼脸上有个痣？真邪门。丹丹，你眼泪是不是黑色的？”

“哼！”

“我也有个痣，是在胳肢窝里的，谁都没见过，就比你大。你才那么一点，一眨眼，滴答就掉下地来。”志高说着，趁势做个危险捡着了痣的姿态，还用兰花手给拈起，硬塞回丹丹眼眶中去。丹丹咕咕地笑，避开。

“才不，我是人小志大。”

“我是志高，你志大，您老我给您请安！”话没了，便动手扯她辫子。

志高向来便活泼，又爱耍嘴皮子，怀玉由他演独角戏。只一见他又动手了，便护住小姑娘。怀玉话不多，一开口，往往志高便听了。他一句，抵得过他一百七十句。

“切糕！”怀玉学着丹丹唤他，“切糕，你别尽欺负人家。”

“别动我头发！”丹丹宝贝她的长辫子，马上给盘起，缠在颈项，一圈两圈。乖乖，可真长，怀玉也很奇怪。

丹丹绕到树后，骂志高：“臭切糕，你一身腌刺巴膻的，我不跟你亲。”

“你跟怀玉亲，你跟他！”志高嬉皮笑脸道。

怀玉不会逗，一跟他闹着玩儿，急得不得了。先从腮帮子红起来，漫上耳朵去，最后情非得已，难以自控，一张脸红上了，久久不再退。

怀玉抡拳飞腿，要教训志高。二人一追一逃，打将起来。既掩饰了这一个的心事，也掩饰了那一个的心事。

少年心事。当他十二岁，当他也是十二岁。

丹丹嘻嘻地拍掌，抱着黑猫，逗它：“我只跟你亲。”说着，把冰糖葫芦往它嘴边来回纠缠。

怀玉待脸色还原，才好收了手脚，止住丹丹：“这猫不吃甜的。”

“这是谁的猫？”

“还有谁的？”志高拍拍身上灰尘，“王老公的。”

“王老公？”

“唔，这王老公，我一见他跟他那堆命根子，就肝儿颤。”志高撇撇嘴，“他老像奶孩子似的，摸着猫，咪噢咪噢，嘿，娘娘腔！”

“还他猫去吧。”怀玉道。

志高用眼角扫他一下：“还什么猫？你不练字？你爹让你练字，你倒躲起来练功！现在又不练功，练还猫给王老公。”

“爹老早走了，”怀玉得意，“叫我掌灯前回去，看完‘打鬼’才练字。今几个晚上有得勤快。”

“好了好了，还给他。说不定他找这黑臭屎蛋找不着，哭个唏里花拉。”

“喂，王老公是谁？”丹丹扯住志高，非要追问，“是谁？”

“我不告诉你。”志高捏着嗓子学丹丹。

怀玉也不大了然，他只道：“爹说，他来头大得很，从前是专门侍候老佛爷的。”

“老佛爷是谁？”

老佛爷是谁，目下这三个小孩都不会知道。毕竟是二三十年前的事儿了。

别说老百姓，即使是紫禁城中，稍为低层的小太监，自七岁起，

于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给小刀刘净身了，送入宫中，终生哈腰劳碌，到暮年离开皇宫了，也没见过老佛爷一面呢。

王老公来自河北省河间府，三代都是贫寒算卦人，自小生得慧根，可是谋不到饱饭，父母把心一横，送进宫去。

“净身”是他一辈子最惨痛的酷刑，他从来不跟人家提起过。而他的慧眼先机，也从来不跟人家提起过。

他最害怕这种能耐给识破了，一直都装笨，以免在宫中，容不下。当然又不能太笨。

为什么呢？

那一回，他曾无意中给起了个卦，只道不出三年清要亡了。

不知如何传了出去……

老佛爷听说了，要彻查“不规”的来源。她刑罚之残酷，骇人听闻。

没有人知道王老公这专门侍候老佛爷膳食的太监会算卦，他只管设计晚餐，埋首精研燕窝造法：燕窝“万”字金银鸭子、燕窝“寿”字五柳鸡丝、燕窝“无”字白鸽丝、燕窝“疆”字口蘑肥鸡汤……在夏天，一天送三百五十个西瓜给慈禧消暑降温。此人并不起眼。

老佛爷查不出什么来，便把三十六个精明善道、看上去心窍机灵的太监给“气毙”了。用七层白棉纸，沾水后全蒙在受刑人的口鼻耳上，封闭了，再以杖刑责打……

自此，王老公更笨，也更沉默了。

——一直挨至清终于亡掉。

果然，在两年另十个月后，清室保不住了，他算准了。

皇朝覆灭，大小太监都失去了依凭。有的从没迈出过宫门一步，不知道外头的世界。

王老公出紫禁城那年，捐出一些贵人给他的值钱首饰，故得以

待在雍和宫养老。庙内的大喇嘛，因有曾指定当皇帝的“替身”的，每当皇帝有灾病时，由他们代替承当，故地位尊贵，大喇嘛收容他了，王老公一待二十年。

怀玉先叩门。

“谁呀？”一把慢吞吞的、阴阳怪气的声音在问。像不甘心的女人。

“我，怀玉。”怀玉示意丹丹把猫抱过来，“王老公您的命根子野出去了。”

门咿呀一开，先亮出一张脸。白里透着粉红，半根胡楂子也没有，布满皱纹，一折一折，就像个颜色不变但风干了的猪肚子。粉粉的一双手，先接过猫，翘起了小指，缺水的花般。

猫在他手里，直如一团浓浓黑发，陷入白白枯骨中，永不超生。猫“咪噢——”一叫便住嘴，听天由命。说不出来反常地温驯，再也不敢野了。仿佛刚才逃出生天是个梦。

志高努嘴，丹丹往里一瞧。哗，一屋子都是猫，大大小小的猫，在黯室中眼眸森森。

丹丹乍见满屋压压插插都是猫的影儿、猫的气味，不免吃了一惊。还听王老公像个老太太似的，教训着：“你到处乱窜，不行的，老公要不高兴了，往哪里找你好？以后都不准出去！”

黑猫挣扎一下，纵身逃出他手心。

王老公意犹未了，以手拍着床铺，道：

“来来来。”

它认命了，无奈地只好跳上床。王老公一手紧扣猫，一手掀开被窝，里头已有两头，都是白的，矜贵的，给他暖被窝。

从前他给大太监暖被窝、端尿盆子、洗袜子……这样过了一生。如今猫来陪伴他，先来暖被窝，然后他便悠悠躺下，缕述他的生平，



那不为人知的前尘。多保险，它们绝对不会漏泄。

王老公是寂寞的。

“怀玉，怎的叫你来听故事你也不常来？——”正说着，已吆喝，“志高你这小子，你跟因儿糊弄什么？——”

“王老公，这猫好像不对啦。”

“别动，它困了。”

丹丹道：“它哭呢。”

王老公颠危危迈过来：“什么事直哼哼？噯？”

原来那麻布袋似的小猫，脚底心伤了，有刺。王老公眯着眼睛，找不到那刺。

怀玉过来，二话不说，给拔出来。

“哎呀，你真笨。要磨爪子就到这来磨，”王老公心疼地骂，“来这，记住了。真是的，告诉你们，猫的爪子绝对要磨，如果不磨，爪子太长了，弯曲反插到脚底心，就疼，无法行走。”

他把麻猫领到一块木板处：“认得吗？别到外面去磨，免得被什么柱子木条给刺上了。以后都不准出去！”

麻猫惟有敷衍他，好生动一下，王老公满意了。

人与兽，生生世世都相依为命。他习惯了禁锢，与被禁锢。

“不准出去，倒像坐牢似的，王老公，怎不买个柳条笼子全给关起来？您习惯猫可不习惯。”志高看不过。

王老公马上被得罪了。

他装作听不见，只对怀玉道：“怀玉你别跟人到处野，要定心，长本事，出人头地。常来我这，教你道理。”

“我还要帮爹撂地摊呢。”怀玉问：

“好久没见您上天桥去了。过年了，明儿您上不上？”

“这一阵倒是不大乐意见人、见光。”